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七十八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一月二角半年一元 其餘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大洋計算 一報資先惠 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 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 零登照算 長期面議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請吸高等國貨 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勞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粹華杏仁精
潤肺 散寒 降氣 行痰 潤燥 止咳 解肌 熱 除風 濕 每瓶四角

各埠大藥房均有發售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親仁里口

晶報印刷所
承印中西書報各項大小雜件

晶報印刷所特告 晶報自本期起，完全歸本所印刷，讀者諸君，如有印刷品等照顧，價格無不從廉，日夜招待，約期迅速，此啟，（地址望平街晶報館內）（電話中央二四二八）

泰西男女跳舞法教授

男女兼收 一月畢業

報名處 上海赫司克而路三十五號

報名時間 每禮拜六夜六時至十時 每禮拜晝夜

女子教授助手 養成年齡十五歲至廿九歲志願者面議 每禮拜六午後五時至七時

灌園畫例
例 山水人物花卉走獸同 中堂每尺二元 屏條每尺一元二角 冊頁每方二元 摺扇紈扇每柄一元 點景另議 劣紙不畫 潤資先惠 綾絹加半 收件處（一）晶報館（二）愛而近路（三）四馬路二十二號亞東圖書局

介紹人 包天笑 步林屋 張丹翁 朱抱芬 馮叔鸞 余大雄

米劍華
由京來申 推拿專家 尚治筋骨等症

出診二圓 門診五角

寓法界寶昌路東頭玫山路居安里弄內七號

十年癩頭十日愈
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 郵票九扣 郵費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上海棋盤街 屯鎮 胡開文筆莊

萬應消癧丸
頸癧一症患之易愈之難 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 不公秘功此丸係成帽山人所 秘傳無論擦癧串破穿漸流 濃服之如沸湯灌雪漸漸消 還三日見效一月包好用開 水存服日服二次每服三錢 童年減半料八兩色洋 五元一料每料由郵購寄 費加另埠外款用消療 錠用見摩有函購凡內外 兼治丸效敷外日每三次 如購一料速每錠錠洋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英界寶善街五馬路貴興里西弄一八〇號 正威大藥房謹識

普救臌脹 忠告病家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臌脹一症是勝胱氣化不足清氣不能升濁氣不能降以致日漸膨大如斗 若不根治時見腹脹 ... 臌脹無憂丹 ...

定價 每料洋二元 ...

購法 請向當地 ... 上海五馬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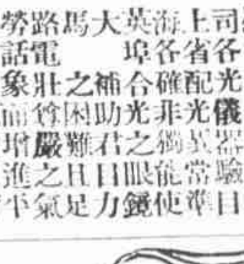
總發行 弄一百八十號 正威大藥房

眼鏡

本公司創爲中國第一家科學最新式配光儀器鏡片 ...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九

患氣痛者注意



一服即愈 每瓶洋三角 每打洋三元

鄭廣福堂藥房

永泰棧烟行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臌脹有救 可以無憂
臌脹一症是勝胱氣化不足清氣不能升濁氣不能降以致日漸膨大成爲臌脹 真方失傳變爲絕症西醫亦無藥治之法惟有用刀開放當時見其 ... 本藥行氣利水 ... 臌脹丹 ... 每料二十元 ...

上海（荒）寶善街貴興里一八〇號 正威藥房發行

生肌白玉膏
一貼即好

腿爛難氏祖傳秘方 ... 每貼二角 ... 上海寶善街 正威大藥房發行

真正西藏橄欖
此木其熱苦尤止迹共作君一購 ... 真正西藏橄欖 ... 正威大藥房

上海四馬路大新街 大行臺旅社
廳堂寬敞 承接喜慶

房間改良 空氣清潔 電梯代步 上下自由 夥友招待 格外殷勤 茶役侍候 廳周到 中西大菜 隨客便點 車站輪埠 均派接客 招待旅客 照料行李 光顧諸君 無不適意

異常清秀 生眉毛藥水
張敞畫眉千古傳爲韻事 ... 每瓶一元 ... 京寶善街 ... 豐裕藥房

購法 價目
總發行所 上海寶善街 正威藥房

冬令服的絕無熱性 純正大補品
麥精鰉鱟膠
腎旺則精血充足 ... 此膠 ...

注意 此膠現因天暖不能久貯 業已停售 俟秋後霜降再定發行 服者諒之

神醫養真山人
外科 獨一 送診券 不用刀針

先生醫學專治內外奇難雜症 ... 介紹人 陳玉卿 張子 ...

德醫 高仁卯
診所老靶子路八十八號

門診 一時至四時

電話北一六七五

春遊
請備冠生園新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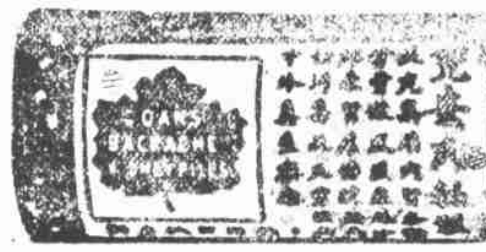
春遊更足以開拓胸襟 ...

總發行所 冠生園 上海九畝地口 後城馬路 香港隆興街 啓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風濕水腫 臀筋痛神經痛 膀胱炎沙石淋 小便諸疾 皆腎病也 治以此丸 大有奇效

每瓶一元四角 每打十四元



圖中寓意

巖露雲華鶯啼鳳美月

（丹翁）

近來時局裏面，有和平日理想絕不同的兩件事，說出來給諸位聽聽，阿要希奇，

一件是甚麼呢，大家皆以爲如今無論何人，一做了督軍，就要發幾千萬財的，倘或做了比督軍更大的巡閱使，那麼，財更發得多了，誰想竟有不這樣的，竟有一兩個窮督軍，窮巡閱使，若要問誰爲窮督軍，就是趙周人，誰爲窮巡閱使，就是吳子玉，何以見得呢，因爲凡督軍和巡閱使，不預備交歡就罷了，既要交歡，一旦送起禮物來，至少也該成千累萬，怎麼趙督軍一心交歡吳巡閱，只送了吳夫人若干花露水雪花膏呢，雪花膏在上海買，每瓶不過幾角大洋，若說到花露水，除却泡浴拿他當水，殺臭蟲拿他當藥以外，便是堂子裏覽腳倌人，誰也不肯拼這個台，將花露水當做香水，灑在襟袖兒和絹帕兒上呀，但是趙督軍確將這兩樣作爲極重的禮物，由此看來送禮物的和收禮物的兩家頭，都不能說他們是個發財的人了，哈哈，做了督軍巡閱使還不發財，在如今能說他們不是鳳毛麟角嗎，

另一件又是甚麼呢，就是我們這位徐大總統，太閑雅得可怪了，他老人家向來被諸大巡閱逼得發昏，常常的一籌莫展，到了現在，張吳要興個動手，奉軍包圍了京城，他老人家這身軀，該當被擠得甚麼樣兒，這心肺該當如焚得甚麼樣兒，才合情勢呢，誰知大大不然，近來比往日特別舒服，終日晚晴簃詩友聚會，騷情豪不可當，這是甚麼道理呢，哈哈我明白了，張吳一相打，正是他老人家快交好運了，因爲一相打，必分勝負，倘若姓張的勝了，姓張的既掛着『統一』的商標，南北縱不統一，奉直終歸統一了，統一豈不是他老人家歡迎的嗎，萬一姓吳的勝了呢，那麼更好，既少了一個奉天的太上總統來挾制，晚晴簃又多了一位姓吳的詩翁，揣着姓吳的七古雖做得好，若是打起詩鐘來，恐怕還未能及得自己的老斲輪手，風頭依然是自己出，所以左想右想，皆是快活，皆是上算，如何肯不吟風弄月，忙得個『不亦樂乎』呢，哈哈，眞希奇煞，

我主張張吳個人決鬥

（拈花）

這一回奉直的戰爭，大家說是私鬪，不過是張作霖與吳佩孚兩個人過不去罷了，我說最好凡是奉系直系的將士們，都不加參與，像王承斌說，『奉是娘家，直是婆家，都有關係，只有不赶』之一法，要是王承斌眞說這話，眞有此心，王承斌的確是個明白人，而且凡是奉直系中，都可以取法的人，奉直的軍士將領，都不參與戰局，只有請張作霖和吳佩孚個人決鬥的一法，再請幾個元老像王士珍之類，做個公證人，可不少却許多事嗎，決鬥的結果，有人說張作霖應該勝的，張是鬍子出身，何等剽悍，吳佩孚是個文弱秀才，那能敵得過他，也有人說，吳佩孚應該勝的，雖然是秀才，却是山東人，你不瞧許多賣拳頭的，都是山東人嗎，張作霖雖然是鬍子，可是他枯瘦得很，一個對一個只怕也未必對得過罷，這都是揣測之詞，我總望此番加入戰爭的極少，至他們個人決鬥而已，這是我的願望，

花角

（丹翁）

我家辮兄，據說造了許多黃旗，每旗上面，繡一條蟒，這奇怪極了，爲甚麼不繡龍呢，難道他對於故君的一片忠心薄弱了嗎，更難道慕革命鉅子唐蟒的爲人嗎，哈哈，我明白了，他原來曉得龍和蟒的分別，就是一個有角，一個沒角，這番他的親家鬍公，正要和水淹七軍的關雲長關法，若是繡些有角的東西在黃旗上，不是明明弄成個張角的商標了嗎，那麼姓張的做了張角，黃旗豈不和黃巾又顚起色來了嗎，所以繡些蟒在旗上，依然不失一條大辮的商標，我看見某報的插畫上，居然把這條蟒也似的辮子，當做龍燈在那裏大舞特舞，也可算是十分歡迎的了，哈哈

娘婆二家

（公麗）

□王承斌與曹錕之女 奉直宣戰聲中，處最難爲情之地位者，殆莫如曹錕之女，直，其娘家也，奉，其婆家也，介乎娘婆二家之間，亦難哉其爲女若婦矣，若夫王承斌之所處，則反是，王承斌者，以奉人而宦於直者也，故其宣言則曰，奉，吾娘家也，直，吾婆家也，二者皆不可以左袒，惟有辭職以謝兩方耳，蓋其所處之地位，與曹錕之女異也，而其介乎娘婆二家之間，難哉其爲女若婦，則同也，雖然，吾聞之矣，女子未嫁則從父，曹之謂也，雖叛其婆家可也，既嫁則從夫，王之謂也，雖叛其娘家可也，不然，誠哉其難爲女若婦矣，

風鶴聲中之梨園歌舞

（北京特約通信小隱）

近日奉軍入關，謠言四起，加以京漢津浦兩路，皆已中斷，人心尤爲惶惶，卽某最要機關，且將其財物，運回東四幾條私第，然後再分送東交民及天津租界，則市面之震動，更何待言，都下一有戰事，所慮者卽在糧食，今奉張已慨任輸入，民食，當可無虞，惟直隸省銀行，爲曹氏兄弟之外庫，其流行於京師方面之銀銅各項紙幣，現已不能通用，錢價爲之稍昂，現狀若此，則戲園之不上座，亦復意中事耳，前夜余叔岩演八大錘於三慶園，看客寥落，次夜之賣馬，卽未復演，日昨慶樂園日戲，尙小雲樊江關，貫大元陽平關，朱素雲探莊，九陣風泗洲城，上座僅只百餘人，看此情形，各園惟有出於停演之一途，警廳有鑒及此，特諭正樂育化會首事，令傳知各園減少戲價，以廣招徠，藉得維持市面，不知有無效力，際此風鶴聲中，伶界中亦復有可驚可駭之事，則姚玉芙之爲人以鏹水澆面是也，此事係姚佩蘭王毓樓主謀，姚巳桃之夭夭，王則捉將官裏，此事既出，則一般以臉子混飯者，莫不各懷戒心，惟小翠花出入如常，未加警備，昨遇於三慶園，與小桂花偕，蓋合演秦淮河，甫下裝也，（二十二日）

捧角家之心理

（之瓢）

昨晚友人約我到乾坤大劇場，聽金少梅的畫中緣，這一齣戲的唱做，我却沒有這經驗，做甚麼劇評，但少梅才一出台，巳彩聲四起，他的嗓音又低，給這彩聲壓住，簡直一字都聽不淸楚，捧角原是大家消遣玩的，照這樣未免不顧公德，我記得家鄺涵秋在湖北主某報時，曾做過四首新樂府，內中有一首嘲捧角家說，『林黛玉十八扯，怡園電燈亮如水，大家爭把正坐包，萬頭攢動如毫毛，齊齊心喊聲好，喊破喉嚨我不惱，眼波溜，眉峯鎖，右之右之左之左，老哥適才瞧見否，黛玉分明瞧着我，』窮形盡相，捧梅先生，不曉得有此心理否，

梅花三弄

（林屋）

近來女伶擅歌曲者，吾於滬上獲二人焉，汪碧雲，意態幽嫺，丰神綽約，淸比雛鳳，翩若驚鴻，纖而不輕，艶而不冶，韻徐於調，而合韻於調中，情溢於言，而斂情於言外，微吟低唱，無限淒婉，淺笑輕顰，更增嫵媚，饒風楊柳，秋水芙蓉，風采與同，芳香自媚，其爲歌也，是妙容宛轉之遺也，瀟湘雲，貌如滿月，體似嫚風，豐若有餘，柔疑無骨，冰雪未足喩其艶，絲竹不能亂其音，儀態多方，機巧百出，捧心而愈增其嬌，含慍而益形其媚，有萬轉千迴之致，得一唱三歎之神，其爲歌也，是子夜懊憹之比也，今名出瀟碧之上，譽滿京華之間，其品藻可供商確者，其金伶少梅乎，且吾聞女伶歌曲也多矣，才質皆於天賦，而工尺板拍，或未能工，講習簡於師資，而陰陽尖團，或不能辨，聲容或不兼美，音韵或不合宜，東施效顰，邯鄲學步，使嬽取媚，俺宴得名，片長或多，全美盡鮮，此近時女伶之流弊，而非所論於金娥少梅也，金娥色不必過於吳娘，而轉以風華勝施，舞不必掩乎趙女，而出以婉約輕盈，其歌也，疾徐應節，抑揚盡致，聽之者如吟香雪夜，度曲江城也，擬其歌聲，其梅花三弄乎，金娥之來滬也，與瀟碧同館，因連綴而論之，不以陽春白雪，從和者多寡械也，

纂寒雲侶汪碧雲語

（老飛）

寒雲精於製聯語，其爲妓與伶作者，尤別有妙思，多雋句，如蘽集贈南妓春鏡聯云春歸胭欲啼，馬上相逢，爲言昨日，鏡裏花難折，樽前重見，何處明朝，弦外之音，索解人正自不易，通來高柔玩婦，烟雨閉籠，予亦狂惘，過從遂稀，昨見林屋記寒雲擬贈女伶汪碧雲一聯，麗則麗矣，讀幸處乃不類我阿曠語，（阿曠乃寒雲皈佛派名）特爲寒易如干字，既可爲碧雲增聲價，亦借爲寒雲醫懈病焉，碧玉歌難明鏡誰絕代。雲絲髮。鳳字眉。聲。嬌糾纏。宛宛轉春鶯。嫩語嬌圓。娟娟憐此豸。柔聲淒逸。江天斜月不勝情，友人見此聯，謂金少梅方足稱此，予笑曰少梅穠麗淸華，爲北方諸豪貴所擁護，聰明蘊藉，慭懟以全其天，卽其母月梅競有權計，然少梅之慧媚，固足以生其愛憐少梅之慧才，亦似非月梅所能蔽錮也，福慧兩具，差勝犖雌，不似碧雲之身世蕭條，楚楚可憫，爲倫術所恐，墮入五里霧中，未種良因，他日之幸福有限，爲可哀耳，娟娟此豸，柔聲淒逸，碧雲當之，誠難移易，若以淒逸兩字加諸少梅，人皆當我爲淆悖矣，友人點首者再，曰善哉善哉，

不解之解

（大雄）

上期報中，又有阿彌小詩三首，其不易解，等於前之四首，予雖未敢強作解人，然以意逆之，則其二三兩首，與前四首中之第二首，所指者殆爲一人，其第一首，則又爲一人，倘予所臆度者爲非虛，則夫二人之間，其樂陶陶，亦不待煩言而解矣，

人貴自立

女伶 喜彩鳳書

各有千秋

嘉 大前門 嘉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大前門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 □八一□ （涵秋）

第三回 鬧醋勁平地起風波 發酒瘋當筵矜月旦

笑春忙對錢儂說道，嫂嫂你最明白事體，雖是我不合約他出去，然而誰又想到鬧出這樣亂子，伯母責備我，我原不惱，但是事體有個輕重，第一須將姐姐送入醫院，先將槍彈取出，保全他的性命要緊，萬一姐姐果然不幸死了，我也不想活着，⋯⋯他說到這裏，那眼淚如斷了線的珍珠一般，滾滾而下，（此等處最見小兒女性情寫出來叫人可感）錢儂答道，我已經打發人去請醫士去了，笑春躁脚說道，這可使不得，他不是得了甚麼風寒症候，這是要費手續的，這麼一回往返，反費周折，依我的意思，只有快將姐姐抬着送過去，好讓醫院裏去想法，⋯⋯一句話提醒了錢儂，却好那個家人還不曾出發，聽這模樣，轎子是不好坐的了，七手八脚，從上房取出一張湘妃竹榻，由錢儂和笑春親自動手，將瑪麗躺臥在榻上，命人將繩槓縛好，另外雇了兩頂小轎，錢儂笑春，都搶着要跟去看護，紛紛亂亂，大家剛從門房裏經過，朱成謙在裏面直着喉嚨喊道，我好好吃了一肚子酒飯，求你們替我將繩子鬆一鬆，下死勁將我捆在這裏，他如何會容易消化，這也不是衛生的道理呀，笑春知道他便是兇手，不由怒從心起，搶過來拿他的天足，在朱成謙臉上踏了幾下，踏得朱成謙只是怪叫，他們走後，本坊的警區，得了這意外的報告，忙不迭率領警士和地保來查勘形迹，由家人們將朱成謙交代給他，警長見事關人命，不敢怠慢，隨卽將朱成謙又送入縣署，此時做縣知事的，正是我那部廣陵潮裏，說的那位畢升畢大老爺，這畢大爺的天性，在女色上很是用心，聽見出了這個案子，把他那一撮拿破崙鬍鬚，氣得根根直豎起來，立時升堂訊問，兩旁燈火，點得和白晝一般，

又是一段殘稿

（諦觀）

⋯⋯生於時方進酣，聞言，怫然曰，是惡可者，夫人之好色者，天性也，然率性而不加以節制，則禽獸耳，故必發乎情，止乎禮義，吾豈能效近今之侈言新學諸少年，妄欲以狎抱接吻諸醜態，行諸衆目昭彰之廣場耶，著者曰，哀哉，生固翩翩英年，奈何作是迂腐之論，不慮見唾於侈言解放之時彥耶，若出諸老朽，則斯言宜耳，雖然，老朽之所以不惜筆墨爲生傳者，正以其尙能辨人禽之界也，⋯按，此節殘稿，亦大似古文大家手筆，亟刊之，以餉一般嗜古文派之小說者，

都門客思錄

（二七） （民二先生）

北京首都重地，乃亦有所謂租界，卽使館界是也，使館界內之道路，決非北京其他各街道所能望，若正陽門大街，若西長安街，固號稱爲北京最平正之街道，然一入東交民巷，則迥然兩樣矣，車輛經行既有秩序，地面亦無凹凸不平，使車行者顚簸至不可耐，夫同一土地，外人治之，則平

駭如彼，我自轄之，則凌亂腐敗如此，楊梅竹斜街之下，眞足令人汗顏，然而『市政公所督辦處』之招牌，乃高掛於西長安街新華門之對面，但時見高車驅馬之人物，出入其中，正不知所管者何事，而所計畫者又何事也，

吾竹言北京警察無指揮車輛之能力，每過大街，輒聞喧呼詬詈之聲，其橫衝直撞之狀態，彷彿臨大敵，較狹之街道中，更時常車輛擁擠，梗塞不通，最甚者，爲前門外大柵欄，觀音寺，與煤市街之十字路口，廊房頭條，楊梅竹斜街之轉灣處，石頭胡同向陝西巷橫街，宣武門城門外等處，其阻塞之時間，自一二刻以至三四小時不等，此種妨碍交通之弊害，市民既熟視不知向市政管理者要求改良，而握市政管理權者，亦安之若素，一似毫與彼無關係，可以置不過問也者，眞奇事也，首都之市政路政既若此，遑能責諸其他之都會城市求其以進步耶，噫，

雜誌小評

（寒雲）

□半月 民哀之藩陽少年，慷慨淋漓，爲浮三大白，烟橋之故家喬木，抱滄桑感，以小喩大，有心人之言也，小蝶，詞工於詩，而曲又勝詞，所謂名手，有數曲，直可上幾元人，科白靈鶴影傳奇，多靈妙之句，不讓乾嘉尤隱練，非工唱者，不知其佳處也，瘦鵑譯福爾摩斯探案，冷雋足翫味焉，

□星期 倚虹之小說，今之無敵手也，靑衣紅淚記，讀之淚盈於睫，淸勁高深，足以當之，列之神品，允無愧色，天笑所作，味濃而永，在山之寒泉也，馬二，海鳴，雄奇恣譎，自是妙品，厥編雜簡，而取選精矣，

□禮拜六 吾最愛願山中一日談一篇，艱難締造，有功世道之作也，

□小說時報 涵秋小說，自以長篇爲最，長篇之中，吾最喜讀者，爲克司光錄外，當推怪家庭，痛快淋漓，心目一爽，斯二作涵秋之眞面目也，

□戲 退廬所述，多新奇有趣，同一事實，若苟不善點染者，卽索然不足觀矣，此君著作，雖不多見，然必一名手所隱託，可斷言也，

□遊戲世界 閱瘦鵑語，將自第二卷始，修而善之，必有可觀者已，

□快活 名家如林，誠善於網羅矣，半梅近作，巳能自成一家，其佳作，如半月中之笑而不答，可謂得諷刺之妙矣，

不佞蕭齋高臥，一楊卽山林也，浚抹之暇，以讀小說自遣，比承瘦鵑惠半月，天笑惠星期，涵秋惠小說時報，枕綠惠良辰，民哀惠戲，大東書局惠遊戲世界，新聲社惠新聲，世界書局惠快活，國華書局惠小說新報，上海婦女社惠婦女雜誌，而尤以中華圖書館惠禮拜六爲獨夥，滿目琳瑯，目不暇給，惠我實良多焉，附此道謝，

□吳淞楊太倉先生鑒，來札備悉，粥文之例，仍遵晶報所刊，然亦不盡拘拘也，敝寓愛多亞路一四三一號，老丹今遊蘇未返，西安之行，已爲戰變所阻矣，此復，（寒雲）

一年有半

（第二編） □十八□ （天笑戲述）

這時，叔穠依然橫躺在那張半銅床上，伯濤聽了那這個樣子，只是發呆，阿翠在旁說道，大少，問徐唱啥未事嘩，伯濤道，我那裏知道，左不過是那些小曲罷了，阿翠道，我來點罷，唱一隻『無錫景致』罷，那老婆子把肩頭聳了一聳，說不會的，阿翠道，那末『蔣老五嘆十更』罷，老婆子把手在頭頸底下，搔了一搔，說這是唱春調，我也沒有學過，阿翠道，這種小調，現在通行得來，聽也聽熟子，你連這個曲子都不會，如何能賣唱度日呢，那老婆子也不響，阿翠道，『有緣碰着知心人』，那你總會的了，婆子點頭道，這倒會的，便彈起琵琶唱起來，聲音倒也委婉可聽，只是可惜脫落了幾個牙齒，有些漏風，唱完了這一隻曲子，又問再唱什麼，嘴裏說話，眼睛骨溜溜瞧那桌子上烟草盒中，有幾個吃賸的香烟頭，便向阿翠道，說給阿姐，這個賞我吃了罷，阿翠道，你拿去，你拿去，叔穠在牀上瞧見，說道，他幾枝香烟吃就是了，老婆子道，謝謝大少爺，我就是香烟頭吃吃罷了，這是天然報應，伯濤道，怎麼天然的報應，老婆子道，不瞞大少們說，我從前的香烟癮極大，而且要吸頂好的香烟，我再有一個脾氣，吸香烟只吃十分之三，十分之七，我就不要吃了，譬如一枝香烟，只要在桌子上，或是香烟盆上一擱，我就不願意再拿起來吸了，或者吸了十分之三，就向痰盂中一丟，所以每天倒痰盂的時候，很長的香烟頭異蕩在水面上的，不知有多少，當時我那裏的做手，喚做新嫂嫂的，常常勸我，說大小姐，你如此樣子，罪過煞哉，你臘下來的香烟頭，你不要吸，讓我們房間裏人吸吸，就是了，何必都丟在痰盂裏，後來他背後又向人說，如此暴殄天物，將來拾人家香烟頭吸的日子，還有在那裏呢，到如今，果然被他們說着了，說罷，又嘆一口氣，道大少們，還要唱什麼嗎，可憐我今天夜飯還沒有吃咧，阿翠道，大少不會點的，隨便你高興唱什麼，便唱什麼，老婆子道，和尙探花，十送郎，四喜調，四季相思，哭小郎，隨便點罷，阿翠道，哭小郎很好，就是唱哭小郎罷，

編輯紀略

□十六□ （大雄）

□寒雲丹翁，不喜化名，其旗幟之鮮明，爲此報作者最，顧有時遊戲三昧，亦嘗隱其眞名，令人無從猜測，舉其一例，則當學生聯合會攻訐此報時，寒雲有『短小的容貌』之文，署名阿黍，丹翁有『求婚佳話』之作，署名一誠是也，此外尙多，予不復臚舉矣，

□庚申正月，有昔見丹翁同作之停筝曲，以和寒雲，告見何人，或謂爲丹翁愛姬，其命名頗別致，是說果確，則亦此報之佳話也，

□徐君一麋，以評劇名，自署曰凌霄漢閣主人，顧有時曰凌霄漢閣主，曰凌霄漢閣，曰凌霄漢，曰凌霄，曰霄，其名初爲六字，可遞減至於一字，又別號中之別開生面者也，

□故友汪君子實，初號破園，繼號石皮，人以園名，雅矣，然未免寂然寡歡，況其爲破焉者乎，況其破而又破，至如石之不善衛其皮，（按王荆公字說曰，坡者，土之皮也，由是以推，則破爲石之皮矣，）雖石與皮爲二，是石不善衛其皮也，厥後汪君果病，而都濯爛，（一笑，）卽亦不祥之甚乎，不可收拾，流離病榻，卒至不起，幾令人疑別號之能爲語讖，示人以禍福之休咎之先朕也，異哉異哉，

□此報時有三數健者，如票友之登台，偶爾一現，讀者或亦疑爲社員之化名，誤也，例如談『院中漁事』之徐甫，卽小時報之劉君S，記『歇浦花痕』之南虎，卽綽號特別照會之徐君慕耶，撰『戲敎某國士書』之素昧平生，卽京報主任之邵君飄萍，記『燕南過客事』之寒公，卽算學專家之周君芙籟，撰『南偶錄』新樂府之志英女士，卽寒雲夫人志君女士之女弟，作『古鉢通寶叙』『錯篇之寅葉翁』，卽金石學大家之宣君古愚，吾知讀者，必欲知其爲誰，而又異其稿不常至，此實予力薄所致，竊嘗引以爲憾者也，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